



老矿井遇难记

[美國]阿·謝卡兒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美国〕阿·謝卡儿

老矿井遇难记

俞 荻 译



失火岩洞遇物繪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写一个名叫彼得的城市孩子，去訪問家住矿区的表哥安台和表妹丽娜。好奇的彼得看到了一个老矿井，就不顧表兄的警告下去探險，結果昏倒在矿井里。幸而安台赶快去通知救护队，才把彼得救了出来。

A. Seckar

TRAPPED IN THE OLDMINE

Messner 1956

老 矿 井 遇 难 記

阿·謝卡儿著

俞 荻 譯

朱·葛特別繪圖

馬 如 璠 裝 幀

*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4号

上海蔚文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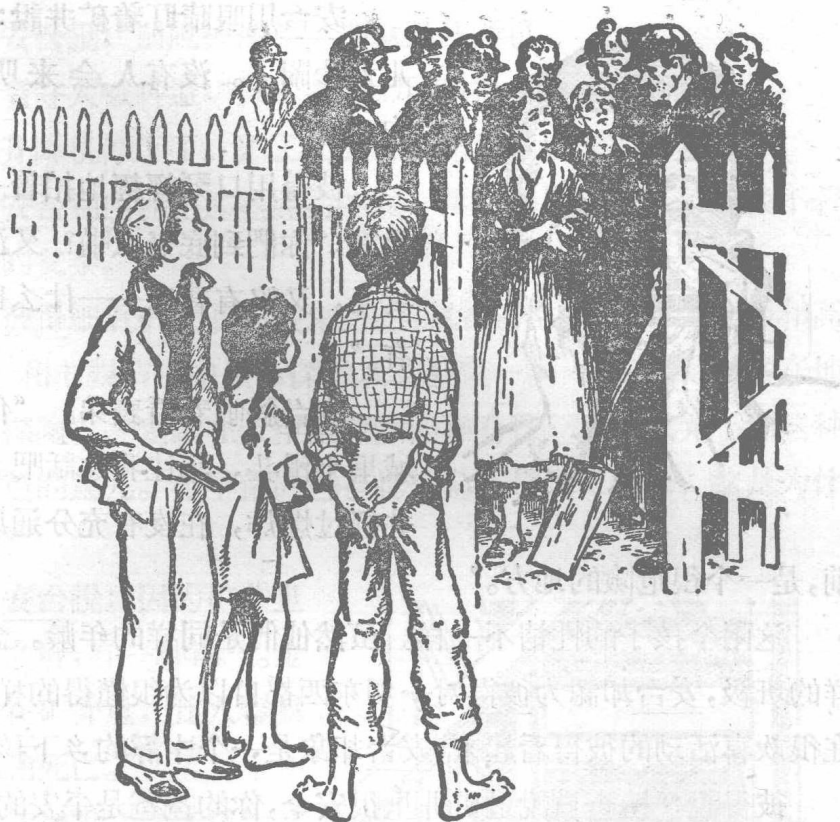
書号：譯0206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5/14 字數 21000

1957年5月第1版

195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000 定价(3) 0.10元



煤矿区矿井經過了一次大爆炸。这一天，矿工們头一天回去恢复工作。安台和小妹妹丽娜站在矿井旁边，焦急地等着他們的父亲乘升降机上来。初次到煤矿区来的彼得，他們的表弟，也和他們在一起。

彼得是一个不安靜的孩子。他把手插进口袋里，拉出一支口琴来，問道：“我来吹一支小曲子好不好？”



安台用眼睛盯着矿井說：“这儿太吵鬧了。沒有人会来听你的。”

彼得用口琴輕輕地拍着一只手掌：“你們到底怎么啦？又沒有玩儿，又沒有音乐——什么也沒有。”

安台斜眼看看表弟。“你这城里小滑头，記住我这話吧。矿井經過爆炸，在沒有充分通风以前，是一个很危險的地方。”

这两个孩子的性情不一样。虽然他們是同样的年齡，念同样的班級，安台却認為彼得对一切东西都自以为很懂得的样子。在很欢喜活动的彼得看起来，安台却象是一个宁靜的乡下孩子。

彼得說：“檢查員說过矿井里很安全，你的爸爸是平安的。你不过是等着你爸爸帶下矿井去的老金絲雀吧了。”

丽娜說：“我們的金絲雀并不老，再說，茲拉太唱得再好听沒有了。”

“茲拉太！怎么給金絲雀取这样的—一个名字！”

安台反問他：“难道有什么不好嗎？如果你懂斯洛伐克話，那你就知道，‘茲拉太’是金黃色的意思。”

突然鐘声叮当叮当响了。彼得高兴得跳起来。

安台說：“別脫掉襯衫。那就是升降機。”

看守人喊叫道：“孩子們，走開點！”

升降機停下了。礦工們成群結隊地擁出來。

安台和麗娜把那些煤污的臉一張一張看過去，可是找不着自己的父親。

彼得細看礦工們的裝束。他們戴着安全帽，穿着工作服和高統靴，和電視節目中星際探險家的裝束一模一樣。彼得說：“在地底里探險，一定跟在天空里探險同樣有勁。可是我弄不到這種金黃色的鳥兒。今早你的爸爸把這鳥兒帶到下面去，這是為什麼呢？”

安台說：“因為礦井里爆炸之後，有一種毒氣。金絲雀在礦井里，比人容易中毒和死亡。”

彼得說：“我還以為試驗空氣，有那么一種特別工具呢。”

安台回答說：“現在是有一種特別工具。但是，在沒有發明試驗空氣的檢查器的时候，礦工們是用金絲雀來試驗空氣的。有



一次，一只鸟儿救了爸爸的生命，所以爆炸之后，他下矿井总是带着鸟儿去。”

“你的爸爸简直不相信科学啊！”

安台说：“采矿常识你该多晓得一些。有时候，检验员不能把矿井的每一个角落都检验遍啊。”

钟声又响了。安台向矿井冲去。丽娜和彼得跟在他的后面。又一批矿工从升降机里冲出来了。



丽娜喊道：“爸爸！哦，我多么高兴！兹拉太好好的。”

她的父亲高高举起木头小笼子，哈哈大笑说：“你们就想着你们的金丝雀罢了。不是想念着我吧？”

安台从爸爸手上接过了鸟笼。“说哪儿话呀，爸爸！你就是没有金丝雀，我们也要来接你的。”

安台的爸爸马尔沙克脱了安全帽，用一块

紅色大手帕揩着臉。“天
吶，這兒多熱呀！這樣的
天氣，倒寧願在地底
里又舒適又陰涼的地方
工作呢。呃，這盞安全
燈該关了。趕快跑回家
去告訴媽媽吧，我的肚
子餓了。”



安台帶路穿過樹
林，向一排完全一樣的紅色木房子走去。最後的一座就是馬爾沙克家。

孩子們走進廚房的時候，叫富爾可的那只狗吠叫着，親切地招呼他們。馬爾沙克太太從火爐邊抬頭一望，看見了金絲雀，就愉快地說：“這麼說，一切都很順利了。麗娜，你來幫助我烤餅，準備好燉菜。”

安台掛好了鳥籠，說：“還要多準備些麵條，因為爸爸的肚子餓了。”

於是兩個孩子走到門外去，一同坐在後廊上。

彼得說：“我很喜歡到礦井里去，我敢打賭，一定很好玩的。”

“只要不是在炸藥爆炸以後，不是在礦床頂層坍下去或者通風井閉塞了的時候下去，我想是很好玩的。”

當彼得聽說他的表兄一次也沒有下過礦井，而且煤礦區八

号矿井不許客人下去訪問的时候，不禁很惊奇。他問道：“我們有沒有別的方法到矿井里去呢？我們可不可以找一个老矿井去探險呢？”

“彼得，你別胡思乱想了，被抛弃的老矿井，比正在采掘的矿井更危險呢。老矿井里的空气很坏，所以我常常避开老矿井的。”

彼得忽然跳了起来。他自以为想出了一条妙計。“怎么不用你的金絲雀去試一試空气呢？”

安台搖搖頭說：“不行，鳥兒能够发现的只有一种毒气——一氧化碳罢了……”

彼得插嘴說：“那种毒气是汽車里排泄出来的。它怎么会冲进矿井里去呢？”

“在矿井里爆炸和燃燒之后，就要出現一氧化碳了，”安台回答說。“可是在老矿井里并不是一氧化碳的問題。那儿空气坏，因为那儿的氧气被沿着坑道的煤和梁木慢慢地吸收去了。”

彼得問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你从来沒有到矿井里去過啊。哼，我在学校里学到过，空气里五分之一是氧气。”

“在地面上是那样；在地底下就不同了。”

彼得叫道：“你这个沒出息的胆小鬼，你只会凭空捏造，因为你害怕下矿井。我可不能象你那样。假如我能找到一个老矿井，我是要下去探險的。”

安台发脾气了。他一把抓住表弟的肩膀，狠狠地搖着他。“听



我說，你这个糊涂虫，”安台叫道，“你要远远地离开老矿井才好呢！”

彼得推开了安台，說：“不許动手！”

安台放了他的表弟，交叉着兩臂，說：“好，这次我放了你，下次却不饒你了。”

彼得埋怨說：“这算是什么假期啊！”

那天晚上，一家人坐下来吃饭的时候，茲拉太愉快地唱着歌。

馬尔沙克說：“我們的小金絲雀在矿井里过了很舒适的一天，空气又凉爽又新鮮，謝謝那些扇风机。”

“扇风机是什么？”彼得問。

安台說：“扇风机是一种通空气的机器。旧的扇风机被炸毁了。新的扇风机倒很值得看看的。有兩架比房子还高的机器，一架机器把新鮮的空气吹进去，一架机器把矿井里的坏空气抽出来。”

馬尔沙克对安台严厉地望了一眼，說：“你对扇风机知道那么多，有什么奇怪的！我听說你曾經帮助哲夫配置了兩部扇风机。”

“我稍为帮点忙。”

“哲夫說你帮了他許多忙。他告訴每个人，說你是一个天生的工程师。可是別把这种思想灌入你的脑袋里去才好呢。”

安台滿面通紅了，因为哲夫是他所敬佩的一个英雄。他的秘密願望，正是象哲夫那样用机器来工作。可是安台知道父亲希望他做別的工作。

“你在扇风机室里浪費時間太多了，”馬尔沙克說，“你的手风琴怎样了？我化了很多錢买了这架手风琴，可是你从来没有練習过呢。”

安台低头望着盤子。一切事情都不对头。他的父亲硬要他

学习手风琴；他和彼得在一起又过不来。

他的母亲来替他解围了。“今晚别只管责骂他了，明天他会练习的。他用扇风机来帮助你，无论如何你应该欢喜的。爸爸，你的生活是依靠它们的。”

“我很想看看那些扇风机，”彼得说。

安台的两眼闪着光。和彼得在一起，说不定也会有一些趣味的。他对彼得说：“明天我给你看一看扇风机。我们到哲夫工作的那间扇风机室去看看。然后我们再到小溪边去玩玩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丽娜也要和他们一同去。

可是安台说：“不，你走得不够快呀！”

彼得也说：“你太小了。”

这两个孩子亲切地互相瞥了一眼。现在他们开始感到象伙伴一样了。

丽娜装着鬼脸，伸出舌头，说：“给点颜色你俩看看！”

“孩子们，别吵闹了！”马尔沙克太太说着，离开桌子，拿了一个大圆蛋糕回来。“今晚我们来开个庆祝会吧，因为爸爸又要继续工作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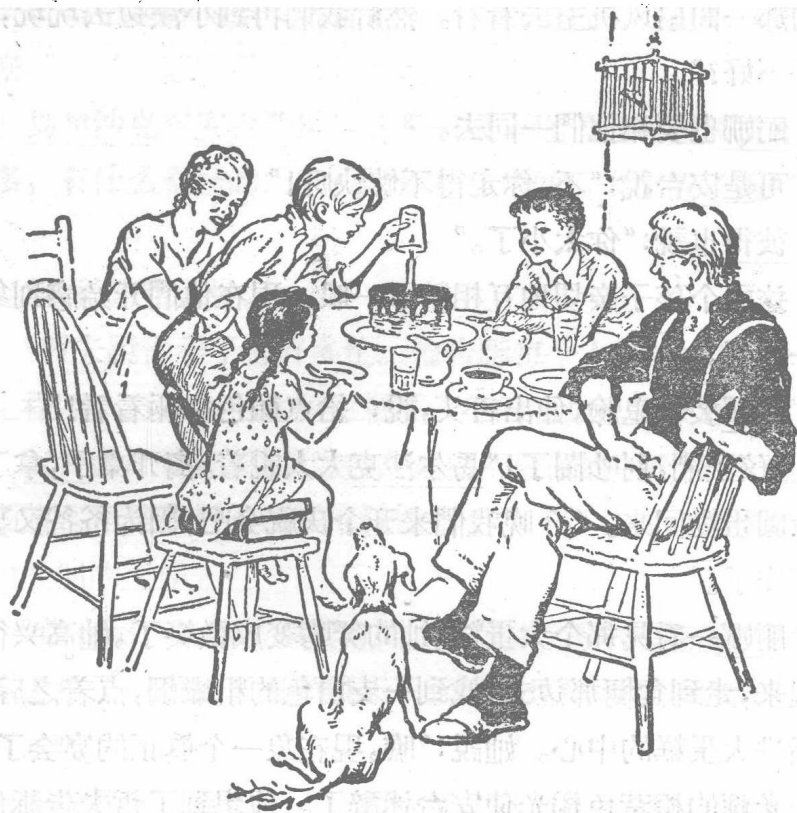
丽娜一看见那个大蛋糕，她的努嘴变成微笑了。她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走到食橱那边去，找到一支白色的粗蜡烛，点着之后，把它插进大蛋糕的中心。她说：“瞧，现在象一个真正的宴会了。”

光辉的橙黄色烛光使安台迷醉了。他想到了哲夫告诉他的

一些事情。他很生动地说：“我们有几分象燭光。蠟燭燃燒的时候从空气里吸取氧气，我們也是同样地从空气里吸取氧气而燃燒的。”

彼得听了哈哈大笑说：“也許你会燒成灰燼的。我可不会呀！”

安台坚决地说：“你也会，你把手擱在头上，就会感到它是多么温暖了。”



“是啊，是温暖的！可是我的身体里面沒有火。”

安台解釋道：“当然不会有火。不过即使沒有火，也会发生燃燒的，你不是呼吸进氧气嗎？好了，那就和你所吃进去的食物起了化合作用，便自然而然地燃燒起来了。那就是你获得精力的緣故啊！”

安台拿起一只空的玻璃杯子，把它靠到蠟燭的旁边。

丽娜大声說：“哦，安台要做实验了，他是常常做实验的。”

安台沒有理睬她。他把玻璃杯顛倒过来，罩在燃燒着的蠟燭上。大家看着燭光漸漸地变得更暗了。

安台解釋道：“玻璃杯里面的空气，因为沒有足够的氧气留在里面維持蠟燭的燃燒，所以它要熄灭了。彼得，假如你沒有足够的氧气，你也要送命的。”

彼得露出牙齿笑道：“好了，我决不为这种事情担心。这儿四周有很充足的新鮮空气呢！”

安台变得更認真地說：“可是我告訴你，在矿井下面是沒有新鮮空气的。那就是矿工們常常用安全灯去檢查氧气的緣故。他們看着灯心的火光。到了火光漸漸变暗的时候，所有的矿工都知道他們有危險了。”

彼得向他的舅舅問道：“你看見过这种意外变故嗎？”

“看到过許多次，”馬尔沙克用宁靜的声音說，“可是現在我們最好不要講这些事情，今天一切都平安无事。”

彼得凝視着冒烟的蠟燭。然后他把大蛋糕上的蠟燭拿开。

“哦，把这东西拿掉吧。”

丽娜点点头說：“对，这就算作我們的宴会吧。”

彼得很快地拉出口琴，說：“我来吹一支小曲子吧。”

他吹起民間舞曲来，丽娜跳着有趣的小捷克舞，安台哼唱着。金絲雀也一起来和唱了。

彼得陆續地吹着曲子，当丽娜跳舞的时候，其他的人也和音乐合拍地拍手踏脚。

馬尔沙克問道：“你能吹斯洛伐克歌曲嗎？”



“不会，可是我希望会吹。爸爸沒有教会我斯洛伐克歌曲。他在飞机庫里工作太忙了。”

“好的，那末我来教你一支很有趣的歌曲，”馬尔沙克說，“也許我可以請媽媽和我一同跳舞呢！”

馬尔沙克太太笑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我只碰到特別隆重的事情才跳舞的，因为我年紀太大了，不能多跳舞了。无论如何，現在應該睡覺了。”

三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嗨，跳吧！”

可是马尔沙克太太坚决地说：“明天再来开音乐会吧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当孩子们穿衣服的时候，彼得走近手提包，拿出一双高统靴。他说：“我穿上这一双高统靴，我们在离开通风室之后，就可以到什么地方去探一下险。”



“夏天你在这儿是不必穿靴子的，”安台说，“煤矿区的孩子都不穿靴子。”当他看到表弟缚着高统靴鞋带的时候，他再说一句：“我希望你不是想到矿井里去探险。你肯答应我吗？”

彼得不回答他，安台决心不和他的表弟多费口舌了。安台心里想，彼得看见哲夫之后，会学到一些东西的，所以 he 不想和他的表弟争论。

两个孩子吃完早饭不久，就出去了。他们路过一个大矿井的煤滓堆。从那些场地上升起一缕缕的鬃曲的烟。



彼得看到了这些一縷一縷的烟，兴奋地抓住安台喊叫道：“瞧！在矿井下面一定火燒了。”

安台突然哈哈笑着說：“哦，不是的。这些烟是从采出的煤的殘屑——煤滓——里出来的。当空中的氧气接触到煤滓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燃燒起来。”

“难道沒有人把它扑灭嗎？”

“公司方面用垃圾把煤滓掩盖起来，可是煤滓堆还是繼續燃燒。”

彼得咳起嗽来。“呸！什么臭气。我們快点离开这兒吧。”他一边喊叫，一边避开煤烟。

安台跟着彼得跑，他也咳嗽了。

这两个孩子跑到了一条舒适阴凉的小路上，脚步才慢下来。穿过树林的时候，彼得拿出了口琴，吹奏起来了。

安台羡慕地說：“我也能够象你那样吹口琴就好啦！爸爸希望我长大后做一个音乐教师，其实你倒是应该研究音乐的。”

彼得大声笑道：“你要知道，我的爸爸希望我将来和他一起到飞机庫里去工作。可是你才是一个喜欢研究机器的人。我和